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材
原 著 辅 导 教 材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辅导教材

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党校联合编写组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济南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辅导教材
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党校联合编写组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8.5印张 393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650

书号 2099·87 定价 2.85 元

前 言

本书是受全国党校系统教材会议的委托，在中共山东省委党校黄澍霖同志主持下，由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联合编写的。

本书作为一本干部教材，我们考虑到广大干部的实际需要和特点，在范围上，只选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代表性的主要哲学著作；在次序上，按原著写作的时间先后编排；在形式上，每篇原著的释注大体分为“历史背景”、“内容解说”、“实践意义”、“注释”四部分，“内容解说”部分有逻辑结构提要、主要原理小结；在特点上，尽可能地做到简明、通俗、准确，便于自学。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向各级干部发出新的号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应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打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底，加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本书是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参考并吸收了中央党校等单位编写的原著辅导材料的有关内容，编者按照分工写出书

稿，然后由河北的卢兴隆、河南的任启文、山东的卢培琪、邢志第分头定稿，最后由卢培琪、邢志第在体例、文字等方面统编而成。刘秀芬、杨亚利对本书的注释部分进行了统一校订和编排。参加本书各篇编写的（以篇目先后为序）有：邢志第、刘树森、冯雁逢、刘力言、任启文、刘志静、高同年、卢培琪、刘秀芬、王培芝、王信岭、赵广雷。此外，赵东立、杨玉珍、盖永华三同志也参与了本书的编写工作。

本书所释注的原著多数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和《列宁选集》（1972年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选用新译的单行本（1984年版），《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选自列宁的《哲学笔记》单行本（1974年版）。本书各篇释注的直接引文，除《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加注页码外，其余均未注页码。敬请读者注意。

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1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释注	1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释注	17
《反杜林论》（节选）释注	26
《自然辩证法》（节选）释注	139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 的终结》释注	188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八封信》（节选）释注	286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节选）释注	356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释注	470
《谈谈辩证法问题》释注	549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释注	570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释注

(原著选自《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一卷)

历史背景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下面简称《提纲》)是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匆忙写成的笔记。1888年,恩格斯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公布于世。

《提纲》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第一,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当时,整个欧洲,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为争夺统治权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举行了两次起义;1835年英国工人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第一次宪章运动;就连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德国,也于1844年发生了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起义。这充分表明,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进入夺取政治权力的时代。革命的实践需要革命的理论。马克思的《提纲》正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迫切需要而写的。

第二,它是马克思亲身实践的结果。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是同时代的人物,但费尔巴哈脱离了当时的革命实践,只是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而没有将它贯彻到底。马克思则亲身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其革命实践中逐渐转变了自己的立场,站到了无产阶级一边,认识到无产阶级是现代

最先进的阶级，体会到革命实践的伟大理论意义和历史作用。《提纲》可以说是他亲身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①

第三，它是马克思进行理论批判的结晶。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点。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黑格尔哲学开始解体，预示着德国古典哲学的末日已经来临，一场新的哲学革命即将开始。青年黑格尔派根据激进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需要极力批判宗教，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批判了黑格尔。其中，费尔巴哈作出了卓越的成就。但是，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只有马克思毅然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从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出发，开始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批判，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提纲》就是这种批判的成果。

内 容 解 说

《提纲》共十一条，内容分为三大部分，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和基本的观点（一、二条）

在一、二条，马克思从实践观点出发，批判了旧唯物主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4页。

义消极的直观的反映论，阐明了实践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这一根本观点。

第一条

这一条是全篇的总纲，主要批判旧唯物主义离开人的社会实践单凭感性直观消极地认识事物的错误，包括以下三层意思：

第一，旧唯物主义把客观事物单纯地当作认识对象，不把它看作实践和被改造对象，因而抹杀了认识的能动性。旧唯物主义从物质第一性的观点出发，把客观事物看作认识对象是对的，而他们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即对人们感觉到的客观物质世界“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只是把它们当作同人的实践活动毫无关系的单纯自然物和象照镜子一样的直观的反映对象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不是把它们当作实践对象、改造对象去认识。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客观世界不仅是认识对象，也是实践对象和改造对象，而且首先是实践对象和改造对象。实践是使事物成为认识对象的基础，客观事物只有纳入实践的范围，才能成为认识对象。如果它不首先是实践对象和改造对象，就不可能是认识对象。人们的认识不是照镜子，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发生的一种能动作用。“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

创造新的生存条件”。①

所以，必须从实践的观点出发来看待我们周围的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认识。这样才是正确的，才能懂得人们认识的能动性。

第二，唯心主义由于离开了实践，抽象地发展了人们认识的能动作用，“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发展了人们意识的能动作用。“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唯心地发展了，把人们认识的能动作用夸大地发展成为离开了人的头脑、凌驾于客观物质条件之上的一种非现实的抽象的东西了。唯心主义为什么会抽象地发展了人们认识的能动作用呢？从认识论上来讲，它们同旧唯物论一样，也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即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意义。它们只把人们的能动性看成为意识的精神活动，而不是看作实践活动，不知道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受实践的制约，受实践的检验，离开了实践，就谈不上其能动性。

第三，费尔巴哈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的人的活动，而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意义。黑格尔把绝对观念作为世界的本源、本质。所以，他把绝对观念作为“思想客体”，作为认识的客观对象。费尔巴哈“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要把物质世界（自然界和人）作为研究对象。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崇拜理论，鄙视实践，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就是说，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

他不是把人的活动看作为改造世界的客观的物质活动，而仅仅看作理论研究等精神活动；不是看作社会实践，而是看作个人的活动；不是看作社会革命斗争，而是看作纯粹为了个人的利己主义活动。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第二条

这一条明确地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

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就是说，“人的思维”即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不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性质及其变化规律，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不是在思维和理论范围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这里，“真理性”“现实性和力量”、“此岸性”，都是说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应当在社会实践中证明人们的思维具有正确认识客观现实世界的能力，能够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并能正确地指导人们去改造现实世界。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世界和指导人们改造世界，人们的认识是不是真理，这个问题只能用实践来证明，离开实践来争论这个问题，就会象欧洲中世纪为宗教服务的经院哲学那样，陷入玩弄概念、咬文嚼字、空洞无物、

形式主义的烦琐哲学的泥坑。

(二) 旧唯物论的根本缺点就在于不了解实践的意义和人的真正本质 (三至九条)

三至九条,马克思从实践观和阶级观出发,着重揭露和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及其思想根源,并且提出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

第 三 条

这一条,主要是批判了一些旧唯物主义者由于否认革命实践,夸大教育的作用,而陷入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错误,提出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伟大思想。有两层意思。

第一,革命实践改变环境,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马克思说:“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是十八世纪法国的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一种观点。费尔巴哈也不例外。在这种学说看来,人的思想、认识、理性、道德品质等精神面貌,是由环境和教育决定的,新人、新事、新思想,纯粹是改变了的新环境、新教育的结果。所以要想改变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人的思想,首先必须改变环境和教育。这种学说在当时是有一定合理因素的,它是企图用物质第一性和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则说明社会历史的一种尝试,也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一种抨击。但是,“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它片面地夸大了环境和教育的作用,忘记了社会革命实践的作用;忘记了环境和教育都是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活动改变的,忘记了教育者首先要

受教育，首先要在社会实践中得到锻炼，获得知识，才能成为教育者。同时，它把环境仅仅理解为政治、法律、文化等上层建筑，而这些上层建筑又是由理性、意见决定的。因此，这种学说错误地认为环境和教育的改变不决定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而取决于个别英雄人物的天才发现。所以，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把社会上的人分为英雄和奴隶，其中英雄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救世主。如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就是这样。他认为人民群众需要解放，但他们没有能力自己解放自己，必须依靠天才人物的拯救。

第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的共同基础。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环境的改变过程是人们革命实践活动的过程，人们在改变环境的实践中，同时也改变了自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到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的关系时说：“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①

第四 条

这一条，马克思着重分析和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77页。

揭露了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指明消除宗教的根本途径是革命实践。有三层意思。

第一，费尔巴哈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费尔巴哈认为，宗教世界是从现实的人的世界“异化”出来的，人们把自己的本质、形象从自己身上分离出去，从地上搬到天上，从而创造了宗教。费尔巴哈由此出发，“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归结于人的世界，把神还原于人，把宗教的本质还原于人的本质，从而有力地批判了宗教神学，否定了上帝和宗教世界的存在。这是费尔巴哈的一大功绩。

第二，费尔巴哈没有找到宗教产生的最终根源。费尔巴哈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世俗基础是对的。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因为要否定想象的宗教世界，不仅要看到它是从世俗基础“异化”而来的，应再归结于世俗基础，而更重要的是应当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世俗基础会“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异化”，“并使自己转入云霄”？为什么会离开了现实世界，转入所谓“天堂”，“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形成为神的世界？只有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找到宗教产生的最终根源和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对这样一个更为重要的工作，费尔巴哈没有注意到，更没有去做。

马克思指出，人的世界“异化”为神的世界“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只能用社会自身的内部矛盾来说明。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之所以

产生了宗教，人们之所以会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神的本质，在原始社会，主要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水平低，人们受自然力的摆布；在阶级社会，主要是因为产生了阶级和阶级压迫，被压迫阶级在没有看到自己的力量时，无力摆脱自己的困苦，只好把自己的希望和幸福寄托于未来世界和对上帝的信仰，而统治阶级也需要用这种思想去麻醉被统治阶级。这就是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及阶级根源。

第三，社会革命实践是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马克思基于以上认识，得出结论说：“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从社会自身矛盾和社会阶级斗争中去理解，把它看成为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即通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革命实践，改造社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使世俗基础“革命化”。“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在现实社会中发现了所谓由上帝、天使构成的“神圣家族的秘密”即宗教世界的根源后，现实社会“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这样，才能消灭宗教。

总之，费尔巴哈由于只发现了宗教是世俗基础二重化的结果，因而把自己哲学的任务仅仅限于对天国和宗教的思想批判。马克思由于进一步发现了宗教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并将思想批判变为实践的批判，从而解决了彻底消灭宗教的道路问题。

第五 条

这一条主要是揭示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认识论根源。

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①“抽象的思维”是指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不满意黑格尔哲学，认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外化”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说法是宗教创世说的哲学解释，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的残余。所以，要通过批判神学发现真理，必须“诉诸感性的直观”，诉诸直观的唯物主义。他曾说：感性的、个别的存在的实在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用我们的鲜血来打图章保证的真理。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不是看作实践对象，不是从实践的观点来理解人们周围的客观世界及其认识。因此，他虽然不满意黑格尔的抽象思维，认为用黑格尔哲学达不到将宗教的抽象王国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目的，但他始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①

第六 条

这一条，集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性论，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光辉论断。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这是对的。可是，什么是人的本质呢？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是生来就有的所谓意志、理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和感情。费尔巴哈曾说思维的力量是认识之光，意志的力量是性格之能，情感的力量就是爱。理智、爱情与意志的力量，这就是人的绝对的优点，是人类区别于万事万物的东西。这显然是错误的。马克思批判道：“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不是每个孤立的人生来就有的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的、现实的。“在其现实性上”即真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伦理、亲属与民族关系等所有一切社会关系决定的，而主要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所以，人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人的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主要就是人的阶级性。

第二，费尔巴哈从生物学的意义来理解人的本质，从而抹杀了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费尔巴哈由于不懂得社会实践的意义，“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对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进行分析批判，而是从生物学理解人的本质。所以，他得出两个错误结论。一是，“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就是说，他脱离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孤立地看待和谈论所谓宗教感情即人的友谊、爱情等，把这些东西理解为超社会、超阶级、超历史的东西。他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并假定出一个能够代表人类这种抽象本质的标本，即“人类个体”。这个“人”是不属于任何社会、任何阶级的，是同社会生活条件、历史条件毫无关系的；除了理智、意志、感情和肉体之外，什么也没有。二是，费尔巴哈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人们看不到、听不见、感觉不出来的，不受任何社会条件影响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